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詞曰

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宜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　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爲伊且盡船玉。

這一首詞名喚念奴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

罕席上有所見之作、當時靖康之變、徽欽被擄、不知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群驅北去、正是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時節、到得那里、誰管你是金枝玉葉、多被磨滅得可憐、有些顏色技藝的、纔有豪門大家收作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餘驅來逐去、如同犬彘一般、張孝純奉使到彼雲中、府在大將粘罕席上、見个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私下偷問他、乃是秦王的公主、粘罕取以為婢、說罷嗚咽流涕、孝純不勝傷感、故賦此詞、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徙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駐宿在館驛之中、

時逢七夕佳節、金虜家規制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酒肆、任從人沽酒會飲。欽宗自在內室坐下。聞看外邊喧鬧、只見一个韃婆領了幾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這些吃酒的座頭邊、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勸着座客。座客吃罷、各賞些錢鈔、或是酒食之類。衆女子得了、就去納在韃婆處。韃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討得少的。這个韃婆想就是中華老鴇兒一般。少間驛官叫一个皂衣吏典、賣了酒食來送欽宗。其時欽宗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那韃婆也不曉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

到室內來伏侍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心裡先自悽
慘嗚嗚咽咽吹不成曲欽宗對女子道我是你的鄉
人你東京是誰家女子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不
敢一時就說在等那摟婆站得遠了方說道我乃百
王宮魏王孫女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破被賊
人擄到此地賣在粘罕府中做婢後來主母嫉妬終
日打罵轉賣與這个胡婦領了一同衆多女子在此
日夜求討酒錢食物各有限數討來不勾就要痛打
不知何日是了官人也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來的
下欽宗聽罷不好回言只是暗暗淚落目不忍覩好

好打發了他出去。這个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个。詞中說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後。徽宗時改封魏王。魏王即秦王也。真个是鳳子龍孫。遭着不幸流落到這个地位。豈不可憐。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這樣事體。不在話下。還有个清平世界。世代爲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墮落了的。若不是幾个好人相逢。怎能勾拔得个身子出來。所以說

紅顏自古多薄命　若落娼流更可憐

但使逢人提掇起　淤泥原會長青蓮

話說宋時饒州德興縣、有个官人董賓卿、字仲臣、夫人是同縣祝氏、紹興初年官拜四川漢州太守、全家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歿在官上了、一家老小人口又多、路程又遠、宦囊又薄、算計一時間歸來不得、只得就在那邊尋了房子、權且駐下、仲臣長子元廣、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蔭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孝在漢州、三年服滿、正要別了母親兄弟、挈了家小、赴闕聽調、待補官之後、看地方如何、再來商量搬取一家、不料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歿、遺有一女、元廣就在漢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繼室、帶了妻女、

同到臨安補官得了房州竹山縣令地方窄小又且路遠、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只同妻女在衙中過了三年、考滿、又要進京、當時挈家東下、且喜竹山到臨安、雖是路長、却自長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同行駐泊一船、也是一个官人在內、是四川人、姓呂、人多稱他爲呂使君、也是到臨安公幹的、這个官人年少風流、模樣俊俏、雖然是个官人、還像个子弟一般、棲泊相並、兩邊彼此動問、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過來相拜、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駐、又兼繼

室也是漢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誼大家道是在此聯舟相遇定為有緣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長途寂寞巴不得尋些根絆圖个往來況且同是衣冠中體面相等往來更便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中就是我到你船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或是閑話真个是無日不會就是骨肉相與不過如此這也是官員每出外的常事不想董家船上却動火了一个人你道是那个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孺人元來董元廣這个繼室不是頭婚先前曾嫁過一个武官只因他丰姿妖艷情性淫蕩武官十分寵愛儘力奉承日夜不

歇淘虛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里熬得待要嫁人、那邊廂人聞得他妖淫之名、沒人敢攬頭、故此肯嫁與外方、纔嫁這个董元廣、怎當得元廣稟性怯弱、一發不濟、再不能愓他的意、他欲心如火、無可煞渴之處、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動火起來、況且同是四川人、鄉音慣熟、到比丈夫不同、但是到船中來裡頭添茶煖酒、十分親熱、又拋聲調嗓、要他聽得、那呂使君乖巧之人、頗解其意、只礙着是同袍間、一時也下不得手、誰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是露全身、眉來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日間

眼裡火了沒處瀉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不住的要幹事弄得元廣一絲兩氣，支持不過，疾病上了身子。呂使君越來候問，殷懃曉夜無間，趁此就與董孺人眉目送情，兩下做光已此有好幾分了。舟到臨安，董元廣病不能起，呂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董爺是我通家，既然有恙，船上上去不得，連我行李也不必發上岸，只在船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事，撥進城去勾當罷了。」過了兩日，董元廣畢竟死了。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凡有用度，來吊的，只說通家情重，應得代勞，來往的人，盡多稱歎他高義。出

世人[illegible]
雖乃[illegible]

人今時罕有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裡頭不與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若當時身便歿　一生眞僞有誰知

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饒州家鄉又遠、蜀中信息難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厝、他年親丁集會了、別作道理、商量已定、也都是呂使君攛掇、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事體已完、孺人率領元廣前妻遺女出來拜謝、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人周全料理、賤妾煢煢母子、怎能勾亡夫入土、眞乃

還是孺人行止正當

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還家往來正要久遠相處豈知一旦棄撇客途無人料理此月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稱謝只是孺人既畢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盡在川中旋身也是川中人此間並無親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遙遠煢煢母子無可倚靠寸步難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憂慮下官公事勾當一完也要即回川中便當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棄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提挈還鄉有日寸心感激豈敢忘報使君帶著笑去

个眼色道且看孺人報法何如兩人之言俱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隻官船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嚥乾唾而已有一隻商調錯葫蘆單道這難過的光景

兩情人各一舟總春心不自由只落得雙飛蝴蝶夢莊周活冤家猶然不聚頭又不知幾時消受抵多少眼穿腸斷爲牽牛

却說那呂使君只爲要營勾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趲幹起了一面支持動身兩隻船厮幫着一路而行前前後後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个馬頭上董孺

乃孝運耳

此知亦且奈何

人整備着一席酒以謝孝爲名單請着呂使君呂使君聞召千歡萬喜打扮得十分俏倬趨過船來孺人笑容可掬迎進艙裡口口稱謝三杯茶罷安了席東西對坐了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着那女兒止得十來歲未知甚麼頭腦見父親在時往來的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的人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又見日逐往來甚密無非是關着至親的勾當那管其中就裏誰曉得借酒爲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

茶爲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兩人飲酒中間言來語去眉目送情又不須用着馬泊六竟是自家覿面打話有什麼不成的事只是耳目眾多也要遮飾些個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別使君道匆匆別去孺人晚間寂寞如何消遣孺人會意答道只好獨自个推窗看月耳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獨睡不穩也待要開窗玩月不可辜負此清光也你看兩人之言盡多有意一个說開窗一个說推窗分明約定晚間窗內走過相會了使君到了自家船中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兩船相並幫着官船相對可以照管船上水手聽依

分付即把兩船緊緊貼着住了人靜之後使君悄悄起身把自己船艙裏窗輕輕推開來看那對船時節艙裡小窗處撟使君在對窗咳嗽一般那邊把兩扇小窗一齊開了月光之中露出身面正是孺人獨自个在那里使君悄悄跳過船來這里孺人也不躲閃兩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

一个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補空一个獨居的宋玉專待鄰女成雙一个是不繫之舟隨人牽挽一个如中流之檝惟我蕩搖沙邊鸂鶒好同眠水底鴛鴦堪比乘

雲雨既畢使君道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豈知得諧
鳳願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暫見君子已使妾不
勝動念後來亡夫遭變多感周全女流之輩無可別
報今日報以此身願勿以妾自獻爲嫌他日相棄使
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棄且自歡娛不必多慮自
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日以爲常雖外邊有人知道
也不顧了一日正歡樂間使君忽然長嘆道目下幸
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尚遠還有幾時若一到彼地
你自有家我自有室豈能長有此樂哉孺人道不是
這樣說妾夫既身亡又無兒女若到漢州或恐親屬

拘礙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從君不到
那董家去了誰人禁得我來使君開言不勝欣幸道
若得如此足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郫縣有田宅
莊房儘可居住那是此間去的便道到得那里我接
你上去住了打發了這兩隻船董家人類隨的就等
他隨你住了不願的聽他到漢州去或各自散去漢
州又遠料那裏多是孤寡之人誰管得到這里的事
倘有人說話只說你還喪在途我已将勝爲外室了
却也無奈我何擄人道這个纔是長遠計較只是我
身邊還有這小厮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這个却無

有宦資
然何在
孔

去處也是一累使君道這个一發不打緊目下還小且留在身邊養着日後有人訪着還了他去沒人來訪等長大了不拘那里著落了便是何足爲礙兩人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到了郢縣果然兩舩上東西盡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所有宦資連妻女多屬之他人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却見主母已隨順了呂使君又是个官宦誰人敢與他爭得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當下四散而去呂使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把這事播揚開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

的，盡多譏他沒行止，醜薄其人，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着這話，一發切齒痛恨，自不必說了，董家關親的莫如祝氏最切，他兩世嫁與董家，有好此出仕的在外，盡多是他夫人姊弟兄叔侄之稱，有一个祝次騫在朝為官，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兄，想着董氏一家飄零四散，元廣妻女被人占據，亦且不知去向，日夜係心，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道里遼濶，誰知下落，乾道初年，祝次騫任嘉州太守，就除利路運使，那呂使君正補着嘉州之缺，嘉興祝次騫交代，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

此是皆宜見他使其無地自容且可以消得其甥女一段孩兒落姐之笑也

妻之族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臉氣見他、遷延稽留、不敢前來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呂使君是僉獻、一等人、心裡巴不得不見他、趂他未來、把印授解卸、交與僚官權時收着、竟自去了、呂使君到得任時、也就有人尋他別是非、彈上一本、朝廷震怒、狠狠而去、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心中常時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願、天意必然生出巧來、直到乾道丙戌年間、次騫之子祝東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總幹之職、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幹、道經綿州、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着、

置酒相欵，仲廣元是待制學士出身，極是風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開宴，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東老坐間看見戶椽傍邊立着一个妓女，姿態恬雅，宛然閨閤中人，絕無一點輕狂之度，東老注目不瞬，看勾多時，却好隊中行首到面前來斟酒，東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戶椽傍邊的妓女問他道，這個个是那個，行首笑道，官人喜他，東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些與你們不同處，心下疑怪，故此問你，行首道，他叫得薛倩，東老正要細問，吳太守走出席來，斟着巨觥來勸東老，東老只得住了話頭，接着太守手

妙在撚酸寔意

中之酒放下席間却推辭道賤量窄不能飲只可小杯適與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就指着巨觥分付道你可在此奉着總幹是必要總幹飲乾不然就要罰你行首笑道不須賤小的若要總幹多飲只叫薛倩來奉自然毫不推辭吳太守也笑道說得古怪想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東老道震亨從來不曾到大府這裏何緣得與此輩相接太守反問行首道這等你爲何這般說行首道適間總幹殷殷問及好生垂情于他東老道適纔邂逅之間見他標格如野鶴在鷄群據下官看起來不像是個中之人心裡疑惑所

以枉此詢問他爲首的，豈關行甚別意來，太守道，既然如此，只叫薛倩枉總幹席傍勸酒罷了，行首領命，就喚將薛倩來，伴着東老，正要問他來歷，恰中下懷，命取一个小杌子賜他坐了，低問他道，我看你定然不是風塵中人，爲何在此，薛倩不敢答應，只嘆口氣，把閑話支吾過去，東老越越疑心，過會又問道，你可實對我說，薛倩只是不開口，要說又住了，東老道，直說不妨，薛倩道，說也無幹，落得羞人，東老道你儘說與我知道，焉知無益，薛倩道，尊官盤問不過，不敢不說，其實說來可羞，我本好人家兒女，祖父俱曾做

官所遭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業債所欠、今世償還、說他怎的、東老惻然動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漢州知州、竹山知縣麼、薛倩大驚、哭將起來道、官人如何得知、東老道、果若是、汝母當姓祝了、薛倩道、後來的是繼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東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聞你與繼母流落于外、尋覓多年、竟無消耗、不期邂逅于此、卻為何失身妓籍、可備與我說、薛倩道、自從父親亡後、即有召使君來照管喪事、與同繼母一路歸川、豈知得到川中、經過他家門首、竟自盡室占為己有、繼母與我多隨他居住多年、

示衆語人又弄成一个了

那年壞官回家、鬱鬱不快、一病而亡、連繼母無所倚靠、便將我出賣、得了許嫣七十千錢、遂入妓籍、今已是一年多了、追想父母在時、將年紀雖小、猶在門前、豈知流落荼辱、到了這个地位、若非失散、大哭東老、不覺也哭將起來、初時說話低微、衆人見他交頭接耳、盡見道無非是此調情肉麻之態、那里管他就裡、直見兩人多哭做一堆、方纔一座驚駭、盡來詰問東老道、此話甚長、不是今日立談可盡、況且還要費好些周折、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太守也有些疑心、不好再問、酒罷各散、東老自向公館中歇宿去了、薛倩

薛媽張賞賜可若知自此大女從不來也

到得家裡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總幹官府是我親眷今日說起巳自認帳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必有出格賞賜薛媽千歡萬喜到了第二日薛媽率領了薛倩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視東老見說即叫放他母子進來正要與他細話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也來了東老笑對薛倩道來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太守下得轎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太守笑道昨日哭得不勾今日又來補數麼東老道正要見守公說昨日哭的緣故此子之父蕭元齋乃竹山知縣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兩世衣冠之後只因祖父漢

州、父又死於都下、妻女陷在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位乞求守公意爲除去樂籍、太守惻然道、元來如此、除籍在下官所司、甚爲易事、但除籍之後、此女畢竟如何、若使有意、當爲效勞、東老道、不是這話、此女之母即是下官之姑、下官正與此女爲嫡表兄妹、今旣相遇、必須擇个良人、嫁與他以了其終身、但下官尙有公事須去、一時未得便有這樣湊巧的、愚意欲將此女寄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諸公及諸郡餽遺路費之物、悉將來爲此女的嫁資、慢慢揀選一个佳婿與

他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義事豈可讓公一人做盡了我也當出二十萬錢爲助東老道守公如此高義此女不幸中大幸矣當下分付薛倩隨着吳太守到衙中奶奶處住着等我來時再處太守帶着自去東老叫薛媽過來先賞了他十千錢說道薛倩身價在我身上加利還你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違只得凄凄凉凉自去了東老一面往成都進發不題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裡來叫他見過了夫人說了這些緣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應允了吳太守在衙裡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

與太守若亦見呂布君此女不能更矣

多時，見他仍是滿面憂愁，不歡的嘆氣，心裡忖道，他是好人家兒女，一向除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在，收在官衙，他日打點嫁人，已提挈在好處了，為何還如此不快，他心中畢竟還有撇不下的事，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薛倩初時不肯說，哭，太守對他道，不拘有甚麼心事，只管明白說來，我就與你做主。薛倩方纔說道，官人再三盤問，不敢不說，說來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說來，看是如何。薛倩道，賤妾心中，寔是有一个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甚麼人？薛倩道，妾身雖在

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來寄傾心交往、只有一个書生、年方弱冠、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來、彼此相愛、他也曉得妾身出于良家、深加憫恤、越覺情濃、但是入城、必來相訪、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頓、鎖禁在書房中、以後雖是時或有个信來、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今蒙官人每擡舉、若脫離了此地、料此書生無緣再會、所以不覺心中怏怏、撇放不開、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太守道、那个書生姓甚麼、薛倩道、姓史、是个秀才、家在鄉間、太守道、他父親是甚麼人、薛倩道、是个老學究、太守道、他多少家事、娶得你起、

麼。薛倩道因是寒儒之家。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總自力量不能破費分文。只為情上難捨。頻來看覷。他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狠下禁鎖。怎肯錢財要得妾身。太守道。你看得他做人如何。可真心。得意他否。薛倩道。做人是个忠誠有餘的。不是那些輕薄少年所以妾身也十分敬愛。誰知反為妾受累。而今就得意也沒處說了。說罷。早又眼淚落將出來。太守問得明白。出堂去。僉了一張密票。差一个公人。撥與一匹快馬。急取錦州學史秀才到州。有官司勾當。不可遲緩。公人得了密票。狐假虎威。扯做了一場火急勢頭。隨

下鄉來敲進史家門去將硃筆官票與看乃是府間遣馬追取秀才立等問話的公事史家父子驚得呆了各沒想處那老史埋怨兒子道定是你終日宿娼被他家告害了再無他事史秀才道府尊大人取我又遣一疋馬來焉知不是文賦上邊有甚麼相商處老史道好來請你東怕不用一个出張硃票史秀才道決是沒人告我父子兩个胡猜不住公人只催起身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待了公人又送了些辛苦錢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裡來正是

烏鴉喜鵲同群　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投將官去　這回頭皮送了

史生同了官差一程來到州中不知甚麼事

小服進見太守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史生纔把疑

心放下了如此換了衣服進去行禮已畢太守問道

秀才家小小年紀怎不苦志讀書倒來非禮之地頑

遊何也史生道小生誦讀詩書頗知禮法進窗自守

從不遊甚非禮之地太守笑道也曾去薛家走走麼

史生見道着真話通紅了兩頰道不敢欺大人客寓

州城誦讀餘功偶與朋友輩適與閒步容或有之並

無越禮之事太守又道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試把

不敢請耳
固所願也

與薛倩往來事情、實訴我知道、史生見問得親切、曉得瞞不過了、只得答道、大人問及下此、敢相誑、此女雖落娼地、實非娼流、乃名門宦裔、不幸至此、小生偶得邂逅、見其標格、有似良人、問得其詳、不勝義憤、自惜身微力薄、不能拔之風塵、所以憐而與游、雖係兒女子之私、寔亦士君子之念、然如此鄙事、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及、殊深惶恐、只得實陳、伏乞大人容恕、太守道、而今假若以此女配足下、足下願以之為室家否、史生道、淤泥青蓮、亦願加以拂拭、但貧士所不能、不敢妄想、太守笑道、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一。

件事就與一枝簽喚將薛媽來、薛媽慌忙來見太守、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劵來、與他道、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七十千、今加你價三十千、共一百道、你可領着、時史生站在傍邊、太守用手指着對薛媽道、汝女已嫁此秀才了、此官劵即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薛媽不敢違拗、只得收了、當下認得史生的、又不好問得緣故、老媽們心性、見了一百千算來不虧了本、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不管三七二十一、欣欣喜喜自出去了、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不曉其意、心中想道、難道太守肯出已錢討

來與我不成這怎麼解出了神沒可想處太守喚史生過來笑道足下若貧不能得娶適間已爲足下下聘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爲室可喜歡麼史生扣頭道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出自望外豈不踴躍但家有嚴父不敢不告若知所娶娼女事亦未必可諾所慮在此耳太守道你還不知此女爲總幹祝使君表妹前日在此相遇已托下官脫了樂籍俟成都歸來替他擇壻下官見此義舉原許以二十萬錢助嫁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決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下官爲此相請欲爲你

兩人成此好事、適間已將十萬錢還了薛媪、今再以十萬錢助足下婚禮、以完下官口信、待總幹來時、整備成親、若尊人問及、不必再提起薛家、只說總幹表妹、下官爲媒、無可慮也、史生見說歡喜非常、謝道鯫生何幸、有此奇緣、得此恩遇、雖粉骨碎身、難以稱報、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券付與史生、史生領下、拜謝而去、看見丹墀之下、荷花正開、賦詩一首、以見感恩之意、詩云、

蓮染青泥埋暗香、東君移取一齊芳、
擎珠擬作啣環報、已學葵心映日光、

未有見利而不忘者

史生到得家裡、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父母道是喜從天降、不費一錢、擎了好親事、又且見有許多官券拿回家來、問其來歷、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一發支持有餘、十分快活、一面整頓酒筵各項、只等總幹回信不題、却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隔得一月、祝東老成都事畢、重回綿州來見太守、一見便說表妹之事、太守道、別後已幹辦得一个佳壻在此、只等明公來便可嫁了、東老道、此行所得、合來有五十萬、今當悉以付彼、使其成家立業、太守道、下官所許二十萬、已將十萬還

其身價十萬、倘其婚資、今又有此助、可以不憂生計、况其人可倚、明公可以安心了、東老道、壻是何人、太守道、是个書生、姓史、今即去召他來相見、東老道、書生最好、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教他見了東老、東老見他少年、丰姿出衆、心裡甚喜、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叫他備轎、明日到州、迎娶家去、大守回衙、對薛倩道、總幹已到、佳壻已擇得有人、看定明日成婚、婚資多備、從此為良人婦了、薛倩心裏且喜且悲、喜的是虧得遇着親眷、又得太守做主、脫了賤地、嫁个丈夫、立了婦名、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

想詩本中衣不足奇也太守會難及矣

能勾相會了，正是

咲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早知燈是火　落得放心安

明日祝東老早到州中，坐在後堂，與太守說了，教薛倩出來相見，東老即將五十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聊助子妝奩之費，少盡姑表之情，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十萬，甚為不安，太守笑道，如此美事，豈可不許我費一分乎，薛倩叩謝不已，東老道，猾是守公所擇，頗為得人，終身可倚矣，太守笑道，猾是令表妹所自擇，與下官無干，東老與薛倩俱憮然不解，太守道少

項自見、正話間門上、進來史秀才迎婚轎到、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指着史生對薛倩道、前日你再三不肯說我道說明白了、好與你做主、今以此生爲汝夫、汝心中没有不足處了麼、薛倩見說方敢擡眼一看、正是平日心上之人、方曉得適間之言、心下暗地喜歡無盡、太守立命取香案、教他兩人拜了天地、已畢、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東老又命從人擡了這五十萬嫁貲、一齊送到史家家裡來、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的表妹、以此爲榮、却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爲闘了厮

鬧的表子後來漸漸明白，却見兩處大官府做主，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也心滿意足了，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做个木主，供在家堂奉祀香火不絕，次年史生得預鄉薦，東老又着人去漢州訪着了莊氏兄弟兆與本處運使，周給了好些生計，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教他相通往來，史生後來得第，好生照管妻家，漢州之後，得以不絕，此乃是不幸中之幸，遭遇得好人，有此結果，不然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那兩代爲官之後，到底墮落了，天網恢恢，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

公卿宜淡泊、誤人兒女、不過手援、焉復其所、
瞻彼穹廬、涕零如雨、千載傷心、王孫帝主、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終

新拍案驚奇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場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諢難猜。非關此輩。戒總自家痴。自家狠。自家騃。　詞寄行香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个貪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

能勾近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个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幇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骰過了輸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个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傷邊的人不曾幇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著勝采只道是

罵花廳上犬顧井他笑

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有的怕別人譏誚他小家子相礙上得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輸來雖海無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難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不到得亦完決不收煞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總有幾擲贏骰不勾番本怎好住得到得番本到手又望多少贏些那里肯住所以一就了這件滋味定是無明無夜拋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飡廢寢的朋友們譏評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記挂此事一似擔雪填井再沒个滿的日子了全不想錢財自有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

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宋熙寧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名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湜，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氣色極高，吾在此閱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于紙云：今年狀元是丁湜。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个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个僻性，酷

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老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遮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闖得同榜中有兩个四川舉子、帶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寫个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个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个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

牌、雙陸、圍碁、象碁及五木、骰子、校馬之類，無非賭博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觸着兩人心下所好，相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乘着酒興，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側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靜些。」遂叫取了博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戲，係是彼此閑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一萬。圖个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興頭上，你強

我兩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終是好手段、越𴎬得來、精神越旺、兩人不伏輸、狠將注頭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首喪氣而別、丁生總計所𴎬、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只歸寓中歡喜無盡、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裏來走走、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

為何氣色大變。速中禍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扯得粉碎。嘆道壞了我名聲此番不准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為何改了口。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氣色。前日黃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那里還望功名。莫非先生有甚設心不良。做了些謀刋之事。有負神明麼。試想一想看。丁生懊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為此戲事。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關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

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忖了一忖、問相士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敢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但名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丁生亟回寓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斜賭、正要番手、三脚兩步、忙忙過來、丁生一見了道、前日偶爾作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于不意、道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纔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耍、損傷客

貪之人何以不能所得知此

錢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誼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巳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賭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尚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没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

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寫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撚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搼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注、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歹要賭、俗名喚做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要痴心想別人的、看取丁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況沒福的、何況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為強、有詩為証

財是他人物、　痴心何用貪、

寢興多失節　　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眾口傳
到頭終一敗　　辛苦為誰甜

小子只為苦口勸着世人，休要賭博，却想起一个人來，沒事閑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一賭輸得精光，沒些巴鼻，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人綺羅叢　　自許通宵倚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貶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平江府，有一个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授將仕郎之職，赴

京聽誦這个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況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擺得个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个撒漫使錢的勤兒便有那幇閒贊嬾的陪客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个游手人戶一个姓鄭一个姓李纔是些没頭鬼也没个甚麼真名號只叫做鄭十哥李三哥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食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

好兆大老官出高錢所附

姊妹家裏擺个還席喫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打差一路兒掇哄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錢得沈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跳槽不迷戀着一个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臢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丢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

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避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快拗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个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李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起甚路程、要那轎馬何爲、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爲妙、只帶个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个

不知放在下處內邪

貼身安童背着一个皮箱，隨在身後。一同鄭李二人，踱出長安門外來。但見

甫離城廓，漸遠市廛。參差古樹遶河流，渺漾游絲飛野岸。布帘沽酒處，惟有畊叟村老來嘗；小艇載魚還，多是牧豎樵夫來問。炊烟四起，黑雲影裏有人家；路徑多岐，青草痕中為孔道。別是一番野趣，頓教忘却塵情。

三人信步而行，觀玩景緻，一頭說話，一頭走路，迤邐有二三里之遠，來到一个塘邊。只見幾个粗腿大脚的漢子，赤剝了上身，手提着皮鞭，牽着五七匹好馬，

在池塘裡洗浴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一齊跳出塘子、慌忙將衣服穿上望着三人齊聲迎住沈將仕驚疑、問二人道此輩素非相識為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鄭李兩人道此王朝議使君之親卒也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故此並見吾等走過不敢怠慢沈將仕道元來這个緣故我也道為何無因至前三人又一頭說一頭走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大官人我们有句話商量着沈將仕道甚話李三道今日之游頗得野興只是信步浪走沒个住腳的去處若便是這樣轉去了又無意味、

果有名字原是湖州刻出事能不動心

何不就騎着適纔王公之馬拜一拜王公豈不是妙沈將仕道王公是何人我却不曾認得怎好拜他李三道此老極是个妙人他曾爲一大郡守家資絕富姬妾極多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款接不倦今年紀已老又有了些痰病諸姬妾皆有離心却是他防禁嚴密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得以相見平時等閒不放出外邊來那些姬妾無事只是終日合伴頑耍而已若吾輩去看他他是極喜的大官人雖不曾相會有吾輩同往只說道欽慕高雅願一識荆他看見是吾每的好友自不敢輕吾兩人再逓一个春與他等

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講官的衣冠一脈一發注意了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也是有興的事強如寂寂寞寞仍舊三人走了回去沈將仕心裏未決鄭十又道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有了許多美妾他卻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尋出典趣來更兼留心飲饌必要精潔惟恐朋友們不中意喫得不盡興只這一片高興熱腸何處再討得有大官人既到此地也該認一認這个人不可錯過沈將仕也喜道果然如此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李三道我每原同到池邊要了他的馬去於是三

人同路而回、走到池邊、鄭李大聲叫道、帶四个馬過來、看馬的不敢違慢、答應道、家爺的馬、官人們要騎儘意騎坐、就是鄭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連沈家家僮捧着箱兒、也騎了一匹、看馬的帶住了馬頭、問道、官人每要往那里去、鄭生將鞭稍指道、到你爺家裏去、看馬的道、曉得了、在前走着引路、三人聯鑣按轡而行、轉過兩个坊曲、見一所高門、李三道、到了、到了、鄭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會、待我先進去報知了好出來相迎、沈將仕開了箱、取个名帖、與李三帶了報去、李三進門內去了、少歇出來道、主人聽得有新

客到此甚是喜歡，只是久病倦懶，怕着冠帶，願求便服相見。沈將仕道：「論來初次拜謁，禮該具服。今主人有命，恐怕反勞；若許便服，最為灑脫。」李三又進去說了。只見王朝議命兩个安童扶了，一同李三出來迎客。沈將仕擧眼看時，但見：

儀度端莊，容顏龐瘦。一前一卻，渾如野隺步罡；半喘半吁，大似吳牛見月。深淺躬不思而得，是鷺鷥班裏習將來；長短氣不約而同，敢勞燕窩中輸了去。

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自然是士大夫體

毁肅然起敬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不覺笑逐
顔開拱進堂來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見了沈
將仕叙了些仰慕的說話道幸鄭李兩兄爲紹介得
以識荊固快夙心實出唐突王朝議道兩君之友即
僕友也況兩君勝士相與的必是高賢老朽何幸得
以當接茶罷朝議揖客進了東軒分付當直的設席
欵待分付不多時杯盤菓餚傾刻即至沈將仕看那
雖不怎的大擺設却多精美雅潔色色在行不是等
閒人家辦得出的朝議謙道一時不能治具菓菜小
酌勿怪輕褻鄭李二人道沈君及是脫灑人旣忝吾

輩相知原不必認作新客只管盡主人之興喫酒便是不必過謙了小童二人頻頻斟酒三個客人忘懷大醉主人勉強支陪看看天晚點上燈來朝議又陪了一晌忽然喉中發喘逆嗽不止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支吾不得叫兩個小童扶了立起身來道賤體不快上客光顧不能盡主禮卻怎的好對鄭生道沒奈何了有煩鄭兄代作主人請客隨意劇飲不要阻興老朽暫去歇息一會孜藥喫了少定即來奉陪恕罪恕罪朝議一面同兩個小童扶攙而去剩得他三个在座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李三道等我尋人

去起身走了進去沈將仕見主人去了酒席闌珊心裏有些失望欲待要辭了回去又不曾別得主人抑且餘興還未盡只得走下庭中散步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循聲覓去却在軒後一小閣中有些燈影在窗隙裏射將出來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窺看裡面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看見了真是

酥麻了半邊　軟癱做一堆

你道裡頭是甚光景但見

明燭高張巨案中列擲盧賽雉纖纖玉手擎成雙六呼么點點朱唇吐就金步搖玉條脫盡為孤注

爭雄風流陣肉屏風克自和盤托出若非廣寒殿裡怎能勾如許仙風不是金谷園中何處來若干媚質任是愚人須縮舌怎教浪子不輸心

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見裡頭是美女七八人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桌上明晃晃點着一枝高燭中間放下酒榼一架一个骰盆盆邊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將來作注賭采的衆女撳拳裸袖各欲爭雄燈下偷眼看去真箇个个如嫦娥出世姿態度目中所罕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得目不轉睛顛涎亂吐正在禁架不定之際只見適个

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將進去也撇在裏頭了拯起色子便待要擲下去衆女賭到間深處忽見是李三下注蕭嚷道李秀才你又來鬼厮攪打斷我姊妹們興頭李三頑着臉皮道便等我在裏頭與賢妹們帮興一帮與也好一个女子道總是熟人不妨事要來便來不要撚子氣快擺下注錢來衆女道看這个酸鬼那里熬得起大注一遍一句譏誚着李三擲一擲做一个鬼臉大家把他來做一个取笑的物事李三只是忍着羞皮着臉憑他劈面啐來只是頑鈍無恥挨在帮裏一要時不分彼此竟大家着他在裏面擲了

縱欲遊淫情態所難禁動況血氣未定者乎

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一發神魂搖蕩頓足道真神仙境界也若使吾得似李三也在裏頭厮混得一場死也甘心急得心癢難熬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脚不定急走來要與鄭十商量鄭十正獨自个坐在前軒打盹沈將仕急搖他醒來道虧你還睡得着我們一樣到此李三哥却落在蜜缸裏了鄭十道怎麽的沈將仕扯了他手竟到窗隙邊來指着裡面道你看麽鄭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與群女在裡頭混賭鄭十對沈將仕道這个李三好沒廉恥沈將仕道如此勝會怎生知會他一聲設法我也在裡頭去鄉

又一比

撇兒也不枉了今日來走這一番鄭十道諸女皆王。公侍兒此老方才去眠宿了諸女得閒在此須要吾每是熟極的故李三捵得進去諸女柰不識大官人主人又不在面前怎好與他們接對須比我每不得沈將仕情極了道好哥哥帶挈我帶挈鄭十道若挨得進去須要稍物方才可賭沈將仕道吾隨身篋中有金寶千金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可以爲稍只要十哥設法得我進去取樂得一回就雙手送掉了這些東西我劇畢矣鄭十道這等不要高聲悄悄地隨着我去看看个機會慢慢挨將下去切勿驚散了他

們便不妙了沈將仕謹依其言不敢則一聲鄭十栽了他手轉灣抹角且是熟溜早已走到了聚賭的去處諸姬正賭得酣各不擡頭不見沈將仕鄭十將他捏一把扯他到一个稍空的所在站下了偵伺了許久直等兩下決了輸贏會稍之時鄭十方纔開聲道容我每也擲擲兒麽衆女擡頭看時認得是鄭十却見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大家喝道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十道此吾好友沈大官人知卿等今宵良會願一拭目幸勿驚訝衆女道主翁與汝等通家故彼此各無避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攪預我眞人之

會一个老成些的道理既是兩君好友亦是一體的既來之則安之且請一杯逕到的酒遂取一大卮滿斟着一杯熱酒奉與沈將仕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見了親手奉酒敢有推辭雙手接過來一飲而盡不剩一滴奉酒的姬對着衆姬笑道妙人也每人可各奉一杯鄭十道列位休得炒斷了擲興吾友沈大官人也願與衆位下一局一頭擲骰一頭飲酒助興更爲有趣那老成的道妙妙雖然如此也要防主人覺來遂喚小鬟快去朝議房裡伺候倘若睡覺亟來報知切切勿悞事小鬟領命去了諸女就與沈將仕擲

此證想無
內有妙處

博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志得意滿采色隨手得勝諸姬頭上釵鈿首飾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盡被沈將仕贏了須臾之間約有千金諸姬个个目睜口呆面前一空鄭十將沈將仕扯一把道贏勾了歇手罷怎當得沈將仕竟不附體他心裏只要多擲得一會尋趣便好不在乎財物輸贏那里肯住只管伸手去取酒喫喫了又擲擲了又喫諸姬又來趣與奉他不休沈將仕越肉麻了風將起來弄得諸姬皆赤手無稍可擲其間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獨是他輸得最多見沈將仕風風世世連擲采骰帶着怒容起身

竟去走至房中、轉了一轉、攜着一个羊脂玉花鐏到面前、向桌上一攖道、此鉼直千緡、只此作孤注輸贏、在此一决、眾姬問道、此不是爾所有、何故將來作注、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决得勝固妙、倘若再不如意、一發輸了去、明日主人尋究、定遭鞭箠、然事勢至此、我情已極、不得不然、眾人勸他道、不可輕與、萬一又輸、再無挽回了、小姬怫然道、惹我自去、何故阻我、堅意要擲、眾人見他已怒、便道本圖歡樂、何故到此地位、況將仕看見小姬光景、又憐又愛、心裡躊躇道、我本意豈欲贏他、爭奈骰子自勝、怎生得幇襯道若

擲輸與他了也解得他的忿怒不然反是我殺風景了看官聽說這般子雖無知覺極有靈通最是跟着人意興走的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勝采便跟着他走所以連擲連贏欸了一會勝頭已過敗色將來況且心裡有些過意不去情願認輸一團銳氣已自餒了十分了更見那小姬氣忿忿雄糾糾十分有趣魂靈也被他攝了去心意忙亂一擲大敗小姬叫聲慙愧也有這一擲該我贏的仰把花鑽底兒朝天倒將轉來沈將仕只道止是個花鑽就是千緡也賠得起豈知花鑽裡頭盡是金釵珠翠塞滿其中一倒倒將

物必別有妙用，料不至爲沈生攫得也。

出來，輝煌奪目，正不知多少價錢，盡該是輸家賠償的。沈將仕無言可對，鄭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所值三千緡錢。沈將仕須頼不得，盡把先前所贏儘數退還，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篋子裡面茶券子二千多張，筭了價錢，盡作賭資還了。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卽是茶引。宋時禁茶榷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大戶人家，儘有當着茶引生利的，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蘇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把

小卿嫁與馮魁、即是此例也。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即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還思量再下局去博將轉來。忽聽得朝議裏頭大聲咳嗽、急索唾壺、諸姬慌張起來、忙將三客推出閣外、把火打滅、一齊奔入房去。三人重復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剛坐下、只見兩个小童又出來勸酒、道朝議多多致意尊客、夜深體倦、不敢奉陪、求尊客發興多飲一杯。三人同聲辭道、酒興已闌、不必再叨了。只要作別了便去。小童走進去說了、又走出來道、朝議

從此後光那心有深情

說罷卒之間多有簡慢夜已深了不勞而別此後三
日再求三位同會此處更加盡興切勿相拒又叫分
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轉來回話三人一同
沈家家僮掌着原來的四疋馬離了王家行到城門
邊天色將明城門已自開了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
所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連鄭李二人的也多是沈
將仕出了一齊打發了去鄭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
一夜不睡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等到後日再去
赴約二人別去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雖然失去了
一二千本錢却是着實得趣想來老姬贊他何等有

真老有恩

情小姬怒他也自有與其餘諸姬遞相勸酒輪流賭
賽好不風光多是背着主人做的可恨鄭李兩人先
占着這些便宜而今我既弄入了門少不得也熟分
起來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或者還有括着个把上
手的事在裏頭也未可知轉轉得意因兩日困倦不
出門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
約却不見鄭李二人到來急着家僮到二人下處去
請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只得呆呆等着等到日中
竟不見來沈將仕急得亂跳肚腸多爬了出來想一
想道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我既已拜過擾過

此時何不再設局嚇之若行詐便[illegible]然毋識而成笑具

卻裝

認得的了，何必待他二人，只是要引進內裏去，還須得他每領路，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若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料得必來，好歹在那里等他每，為是叫家僮領了馬疋，帶了禮物，出了城門，竟依前日之路，到王朝議家裏來，到得門首，只見大門拴着，先叫家僮尋着傍邊一個小側門進去，一直到了裏頭，並無一人在內，家僮正不知甚麼緣故，走出來回覆家主，沈將仕驚疑，猶恐差了，再仝着家僮走進去一看，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閣，宛然那夜光景在目，卻無一個人影，大駭道，分明

房不可久假故不得不散

是這个裏頭那有此等怪事急走到大門左側問着个開皮舖的人道這大宅裏王朝議全家那里去了皮匠道此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久没个甚麼王朝議在此沈將仕道前夜有个王朝議與全家眷正在此中居住我們來拜他他做主人留我每喫了一夜酒分明是此處如何說從來没有皮匠道三日前有好幾个惡少年挾了幾个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房喫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那里是甚麼王朝議請客來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兒了沈將仕方才婉道是奸計裝成圈套來騙他這些茶券子

惟其如此所以馬前捉[illegible]

打合在一夜做得成[illegible]功夫

的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却又轉一念頭追思那日池邊喚馬宅內留宿後來閣中聚賭都是無心湊着的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似信不信道只可惜不見兩人畢竟有个緣故在內等待幾日尋着他兩个再問豈知自此之後屢屢叫人到鄭李兩人下處去問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說道自那日出去後一竟不來虛鎖着兩間房開進去並無一物在內不知去向了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令人看不出一些與馬夫小童多是一套中人物只在連這一夜裏頭打合成的正是拐騙得十分巧處神

鬼莫測也、

漫道良朋作勝游、　誰知胠篋有陰謀、
淸閨不是閒人到　　秪爲痴心錯下籌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八終